

省委工作组在我校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事记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

——最高指示——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前 言

七月上旬，我校革命群众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朱赤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揭发了朱赤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些革命行动，受到朱赤一伙的疯狂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全校。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革命同志为了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继续与朱赤等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迫切要求省委派出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然而事与愿违，省委派来我校的以张剑秋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

是扑灭革命烈火的“消防队”。他们带着陈冰等人的黑指示，忠实地执行了省委以及以陈冰为首的省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遵照省委关于“工作组与党委双重领导”的指示，支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赤等人“领导”运动；他们不是依靠群众，而是走“上层路线”，惯于在少数人中间活动，“翻档案”、“搞调查”；他们对于群众的迫切要求置之不顾，而要按照他们的“框框”行事，运动群众。更严重的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严重斗争中，玩弄折衷主义，调和阶级矛盾，实际上助长了右派的气焰，他们压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这样，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庇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我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所以，我们在批判校党委、前领导小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也必须揭发、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反动路线，肃清流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革命联合战斗兵团 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大事记

七月七日

工作组部分同志进校。朱赤等人在新的形势下，采取新的手法对运动。他们由开始反对派工作组转向迎合工作组。

当天上午，工作组首先听取朱赤的汇报。汇报中，朱赤对自己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说成是自己领导有功，说什么“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揭发问题是抓住三与横扫二与针对的”“大字报质量是高的”。关于“把门将军”李则东，朱赤说：“李则东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对运动态度积极不够，怕问题的性质抓不准，怕提错了”等等，还特别介绍了保皇急先锋马群的“优秀”事迹。

工作组由于立场不正，对朱赤的假汇报深信不疑。

下午工作组副组长范里第一次召开了支委、小组长联席会议，特地把马群抬去开会。当时在迟洪美等人控制下的教学支部，参加会议的都是积极参加保皇活动的人。会上程炳卿说：“有些单位，学习不好，不掌握政策，运动会出偏差的，……”影射行政支部。积极参加保皇活动的×××提出：“梁学健是牛鬼蛇神，要考虑。”

七月八日

全校开大会。工作组让朱赤在会上讲了话。范里同志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迴避了当时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运动曲折问题。王一波也装模作样地在会上表了态度。

七月九日

上午，范里同他的依靠对象迟洪美等研究所谓“左派”名单。达

洪美就趁机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大力推荐马群等人，胡说“马群是好的，应该是左派。”

七月十日

根据工作组的指示，教学支部迟、程、魏三人关门研究“左派”名单。他们颠倒黑白，组织保皇的阶级队伍，竭力为朱赤效劳。

七月十一日

工作组召开“左派”座谈会，这实际上是宁“合二而一”的座谈会。保皇分子迟洪美、马群、马宇良及程炳卿等十多人都积极参加“围剿保皇”的分子都参加了会议。行政支部革命群众不同意马群参加会议，但工作组根据迟洪美等人的意见，坚持让马参加。会上革命同志对马群提出批评，迟洪美等人就大为不满。

下午，朱赤根据沈秉的指示去组织部与工作组长张剑秋见面交谈，带回了一些“黑指示”。

七月十二日

组办小组王连告等五同志写了一张《揭以朱赤为首的一伙在运动中的态度》的革命大字报，揭露朱赤一伙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围攻革命群众的阴谋，同时揭了保皇派小骂大帮忙的两面手法。工作组对这张革命大字报毫不表示支持。

张剑秋来校。根据朱赤的推荐，首先找王一波谈话。朱赤为王一波叫好，王一波也为朱赤效劳。王向张介介绍说：“朱赤的问题是有的，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会的。”又说：“梁学健有点不真正为了把革命搞好，我对过种人就算革命派，脑子里有问题。”

张剑秋在校党委会议上说：“党校是机关，群众谁发动”“提意见各种形式都可以，不一定是大字报”。同时根据沈策的指示，宣布“党校运动由党委与工作组共同领导。”这就为朱赤操纵党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创造了“合法”条件。

七月十三日

晚上召开正副组长会议。朱赤、王文彬、王一波、李则东、吴孟煦、马守良、迟洪美、程炳卿、魏继让等人参加了会议。张剑秋进一步明确宣布：“沈策同志布置，我们是双重领导。”他还强调所谓“实事求是”，“问题摆出来才能弄清楚，说什么‘要帮助领导后半辈子不走错路’，‘不顾写大字报的，可以写小字报，也可以找工作组谈，宁别要保密的也可以保密’等等。

七月十五日

原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一波因调动工作，迟洪美为了夺取文革办公室领导权，与程炳卿、魏继让等合谋，要程假借群众名义，整理了一份“书面意见”交给工作组，攻击马平和梁学健同志，企图把他们调出文革办公室，而塞进自己心目中的人。

下午，工作组召开文革办公室会议，宣称办公室由马平同志负责。保皇分子迟洪美、马群见控制文革办公室的阴谋将要破产，狗急跳墙，采取了大拍桌子和“罢工”的手段来要挟工作组、威胁群众。工作组面对这种情况，对迟洪美、马群采取妥协、纵容态度，致使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工作组益智还在群众面前散布“马平同志在资料室威信不高，在文革办公室威信也不高。”等语，这就更加助长了迟、马等人

的反动气焰。

七月十六日

上午组办、行政小组写出《坚决要求改组文革办公室》的大字报，要求工作组把革命派调到办公室，将保皇分子逐出办公室，并提出要求有工人同志参加。迟洪美、程炳卿、魏继让等看到大字报后说：“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紧接着中午赶出《要求彻底改组文革办公室》的大字报，并提出文革办公室人员必须要有文化，企图排挤工人同志参加。这些反动主张，立即得到陈正元等人的支持。

迟洪美利用张剑秋找王一波个别谈话的机会，积极“献计献策”，得到了张剑秋的赏识，王一波同张谈话回来，积极鼓励迟说：“张剑秋冲你大胆干，他支持你。”

迟洪美为了配合自己的阴谋活动，指使程炳卿布置马群与励被海写《梁学健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实质》，说“要赶紧写出来，要旗帜鲜明。”

七月十八日

中午，迟洪美、程炳卿、魏继让三人贴出《致全校工人、革命同志、学员的一封公开信》，企图挑起一场行政支部与教学支部之间的大混战。得到张拯黄的欣赏、赞扬。

程炳卿等看了马群的《梁学健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实质》的大字报底稿后说：“写得很有力量，基本同意。”并提出修改意见：要点文豪的名，与马平挂钩，诬蔑文豪“态度更恶劣，挑拨离间”。

傍晚，迟洪美又指使励被海去同马群商量，给工作组写封信，要

工作组支持他们贴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左派。工作组对这些保皇活动采取回避态度，只对他们指示“暂时不要贴”。

七月十九日

工作组召开支部书记紧急会议，会上范里提出改组文革办公室的问题。未经群众讨论，急急忙忙要每小组提出四人，以票数最多的人选用。选举结果，以迟洪美为首的教学支部为了操纵文革办公室提出迟洪美、程炳卿、马群、魏继让等人，同行政支部存在根本分歧。面对这种情况，工作组采取折衷主义办法，把原文革办公室人员，不分左、中、右，一律调出，另把学员调入文革办公室，以此来解决革命左派与保皇派之间争夺文革办公室领导权的斗争。

七月二十日

程炳卿搜集“×××攻击马平同志的材料，诬蔑‘马平同志等在图书馆开秘密会议’向迟洪美汇报，马群说：“这是一个好炮弹。”要××先写小字报给工作组。

晚上，迟洪美、程炳卿、魏继让等研究励衡海等四人攻击党校文化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迟洪美提了按自己意图修改的意见，要励等人修改，以配合迟的保皇活动，围攻革命群众。

王一农通过励衡海向迟洪美、程炳卿、魏继让布置“策略”：“你们的斗争方向还对头的，对朱赤那样做可以，对张拯黄不要盯得太紧，要有打有拉，你们写的公开信基本上是好的，但点严宣冰的名好不好呢？”

七月二十一日

全校学工人员援越抗美大会上，工作组还捧出朱赤、李则东，让李则东主持会议，让朱赤在大会上作报告。工作组的这些行动，长了朱赤、李则东的威风，迷惑了一些刚从乡下回来的同志。

七月二十二日

工作组副组长范里召开下乡回来同志座谈会，介绍了前段运动情况，会上没有号召大家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只是说：“有啥写啥，有多少写多少，写好后就回去休假。”

七月二十五日

上午召开下乡人员大会。工作组要朱赤作动员报告，要李则东编组和指定各组组长。李则东在下乡小组长中安插了亲信许锡征等，企图篡夺下乡工作人员中的领导权。

下午工作组组长张剑秋作报告，并布置学习十一篇文件。工作组不是引导大家用毛泽东思想去进一步揭发校党委的盖子，解决实际的实质，而是调和矛盾，片面强调“要团结”。

七月二十七日

地主分子严宣冰写出《以哲学辞典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教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反革命大字报，将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后来刘光业等同志起来反击，而工作组对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麻木不仁，竟不表示任何态度。

七月三十日

4
下乡干部教研室小组任启南等同志写了《朱赤是什么样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用大量事实说明朱赤是一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提出要进一步揭开朱赤问题的关键是张拯黄、李则东。但工作组对朱赤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材料，不积极整理上报。后来在群众积极要求下被迫整理出来的材料也是轻描淡写，很不完整，实质上起了包庇朱赤的作用。朱赤知道自己的材料上报后，跑到工作组要材料，工作组为了与朱赤搞好关系，打印起来送一份给他，助长了朱赤的反革命气焰。

由于广大革命群众进一步认识了朱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迟洪美等人看形势不妙，便偷了文革办公室向上汇报的材料，写了十八件大事记的大字报，妄图迷惑群众，为后来的斗争捞取一点政治资本。

八月一日

工作组在行政支部、教学支部召开会议，用这样方法产生“左派”，还布置了“左派”代表的五项条件。

教学支部选了迟洪美、程炳勋、魏继让等为代表，把真正革命群众排挤在左派队伍之外。^在资料室小组，马群又以不选马平同志为名，攻击了马平同志，引起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工作组丛益智在这次会议上还说：“会议开得好，能相互提意见，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样的结果，是助长了右派的势力，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学员写出一张《紧急建议》的革命大字报，指出朱赤一贯来反对毛泽东思想，要求给他停职反省，并向全校学工人员作检查交代。

八月二日

学员的《紧急建议》得到组办、行政、工人、文化部、资料室等

小组的支持。组办、行政小组还揭露了朱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其阴险恶劣的态度。

范里在所谓“左派”代表会议上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说什么“我们支部与支部、小组与小组间要加强团结”。还说“认识不一致，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八月三日

张剏秋主持的校党委会议冷冷清清的关门学习。不是刺刀见红，针对朱赤、王文彬等，而是讨论什么党校红旗举得高不高等等。革命群众一致认为朱赤是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而王一波等人都在会上说：“朱赤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值得考虑。”

八月五日

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开大会，责令朱赤检查交代，而工作组不是站在群众这边，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反而大泼冷水，说：“未经省委批准，不能开大会。”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八月六日

由于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沈策被迫同意开大会叫朱赤作检查。可是工作组前怕龙后怕虎，说什么“不用开大会的名义，全体人员参加叫朱赤检查。”

八月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赤在大会上作检查，工作组不敢主持会议。革命群众对朱赤的检查极为不满，纷纷起来揭发批判。保皇分子迟洪美为了欺骗群众，捞取政治资本，迴避朱赤的实质问题，大谈“朱赤

的变”，要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

八月九日

工作组被迫传达了 6·23、6·27、6·28、6·29、7·1 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记录，工作组对这些会议的性质根本不表态。学员要求解决曲折问题，可是工作组仍然无视群众的革命要求。

由于朱赤等人的负隅顽抗，保皇派的积极破坏，使我校运动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在八月十日、十一日接连出现了一系列围攻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开辟了“五斗战场”，出现了六斗“谨防扒手”的大字报。工作组不但无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阻碍群众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工作组实际上已成为我校运动继续前进的障碍。

八月十二日

工作组将要撤銷，他们根据陈冰等人“站完最后一岗哨”的指示，包办成立文革筹备会。违背《十六条》规定，不是按照巴黎公社选举原则，而是以所任部门为名，规定每小组十人以下选一名，十人以上选二名，二十八人以上选三名，并规定党委委员中要选一人。革命群众要求学员参加选举，也未得到工作组的支持。

八月十三日

工作组范里主持选举文革筹备会。由于工作组包办代替，未经群众充分酝酿讨论，匆匆忙忙进行选举，致使资产阶级保皇派迟洪美之流混入筹备会。

选举完毕，工作组当场宣布撤走。